



构成中国社会结构与家庭关系的基本价值观及伦理体系，
以全新视角解读儒家经典，领略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文化遗产



学记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其此之谓乎？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兑命》曰：「学学半。」其此之谓乎？

乐记
是故，乐之隆，非极音也；食飨之礼，非致味也。《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违音者矣。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违味者矣。是故先王制礼乐也，非以板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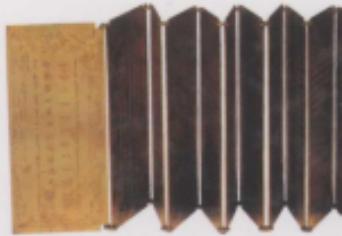
庄公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四书五经

下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四书五经



以全新视角解读儒家权威经典，以全新形式整合中华文明千年积淀；思想、文学、哲学、历史、绘画、书法等中国传统文化成就层层展示；全面领略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丰富遗产。



观赏

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名山胜水 · 超尘绝俗、惟妙惟肖的历代人物 · 纤毫毕现、栩栩如生的翎毛花卉 · 神韵飘逸、流传千古的名家法书 · 巧夺天工、价值连城的国宝珍品



学习

古圣先贤奉为圭臬的至理名言 · 维系中国社会伦理关系的行为准则 ·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 · 博学慎思、温故知新的治学精神 · 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巅峰成就



发现

儒家思想为何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 上古时代的礼法与今天有何不同 · 中国诗歌的源头是什么样子 · 为何说“春秋无义战” · 穷尽天下变化之理的《易经》奥秘何在



ISBN 7-200-06086-0



9 787200 060867 >

ISBN 7-200-06086-0 / I · 906 定价：68.80 元

四书五经

<下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出版社



四书五经

原撰 孔子 孟子等

目录 <下>



礼记

二二八



曲礼上

二三〇

曲礼下

二三二

檀弓上

二三四

檀弓下

二三六

王制

二三八

礼运

二四〇

礼器

二四二

郊特牲

二四四

内则

二四六

玉藻

二五〇

明堂位

二五四

丧服小记

二五八

少仪

二六二

学记

二六六

乐记

二七〇

祭统

二七四

经解

二七八

孔子闲居

二八〇



问丧	儒行
二八二	二八六
间传	丧服四制
二八四	二八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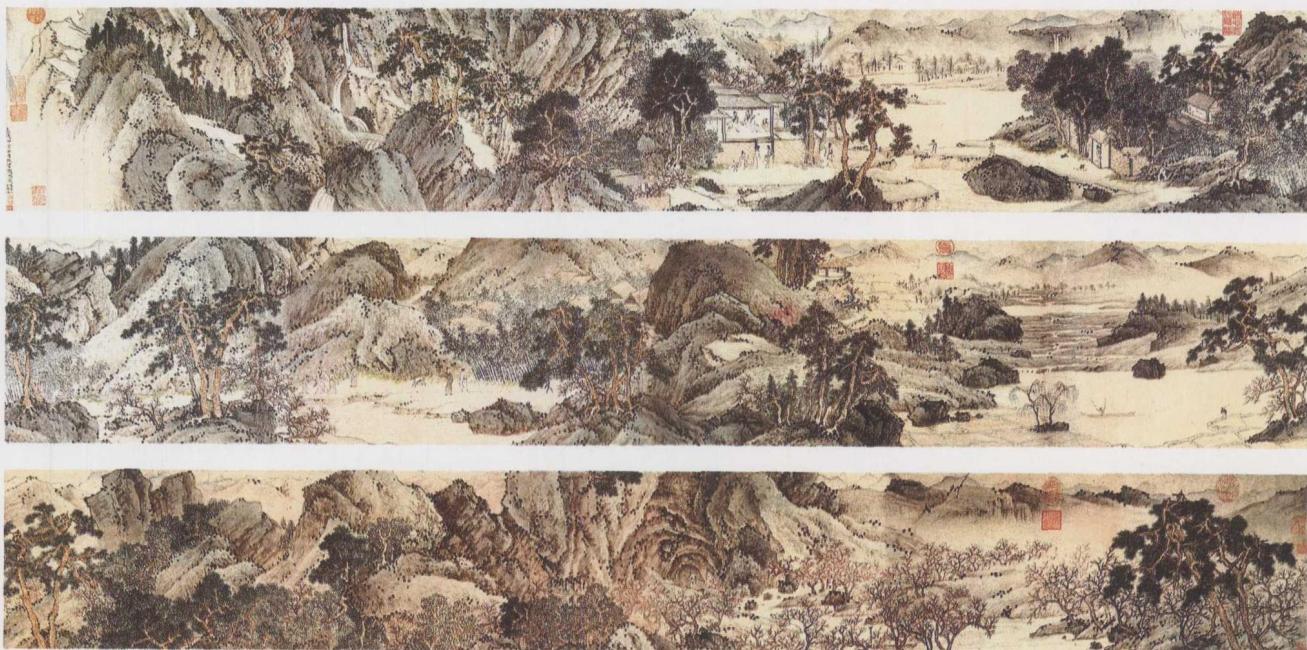


左 传

二九〇



隐公	闵公	宣公	昭公
二九二	三〇二	三一四	三二六
桓公	僖公	成公	定公
二九六	三〇四	三一六	三三〇
庄公	文公	襄公	哀公
二九八	三一二	三二〇	三三二







四书五经

原撰 孔子 孟子等

礼记

L I J I

《礼记》是西汉人戴圣选编的有关礼制的论文集。书中内容有的侧重于记述各种制度，有的侧重于阐发礼制内在涵义，有的专记儒家的政治理想。其内容十分广泛而丰富，且有许多精辟论述，故为历代学者所重视。书中记冠、婚、丧、祭祀、射、饮酒、投壶等各种礼节，记饮食、服饰、打猎等各种制度，讲述个人行为规范及治国安邦理论，对当今读者全面了解古代社会，实有无可替代的价值。若与当今的某些礼仪、习俗相对比，便可发现这些礼仪由来已久。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





曲礼上 經 QULISHANG

【原文】

曲礼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

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

贤者狎而敬之，畏而爱之。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积而能散，安安而能迁。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争毋求胜，分毋求多。疑事毋质，直而勿有。

【原文】

若夫坐如尸，立如齐。礼从宜，使从俗。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不妄说人，不辞费。礼，不逾节，不侮，不好狎。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

梅下赏月



【译文】

《曲礼》说：不要不自我警惕约束，态度要端庄像有所思考的样子，讲话要安详明确。这样才能使人信服啊！

傲慢的心思不可以滋长，欲望不可以放纵，心志不可以自满，享乐不可以至极。

有德行的人亲近并敬重他，畏服并爱慕他。爱他人，但能知道他的短处；恨他人，但能知道他的长处。既能积聚财富，又能散发财富，救济他人。既能安适于安乐显荣的地位，也能适应其他变迁的境况。遇到财物，不要随便获得；遇到危难，不要随便逃脱。遇有争讼，不求胜过他人；分派东西，不求多得。疑惑未知的事，不要乱作证明；已经了解的事，不要据此强辩。

【译文】

如果坐着，就得像尸居神位那样端正；如果站着，就得像祭祀那样恭敬。礼要遵从事理机宜，出使者要遵从当地的风俗。

礼，是用来规定人们的亲疏关系、决断事理上的嫌疑、分辨事物的异同、明确道理的是非。依从礼，不可虚妄地取媚悦人，不可说些做不到的话。依从礼，行为就不可以逾越节度，不可以侵犯侮慢他人，不可以与人只亲昵而不注意庄重。修养身心，实践诺言，这可以称为美好的德行。德行修整，说话能合道的根本，这就是礼的实质。依从礼，只听说到他人那儿去取法，没听说别人不来而招引他来取法的。依从礼，只听说愿意学习的人来求师，没听说主动去教授的。

桐荫闲倚



**【原文】**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养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鸚鵡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原文】

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颐。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行役以妇人。适四方，乘安车。自称曰老夫，于其国则称名。越国而问焉，必告之以其制。

【译文】

道德仁义，没有礼就不能成就。用教学和训导来端正民俗，如果没有礼，那就欠缺不完备。分辨争讼的是非曲直，如果没有礼，那就不能决断。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如果没有礼，那就不能确定名分。学习做官，学习知识都要服事老师，如果没有礼，那就不能互相亲密。排列朝廷上的职位品级，整治军队组织的各个部分，各有执事，各行法令，如果没有礼，那就失去了威严。祭祀祈祷，供养鬼神，如果没有礼，那就会失去诚意和庄重的气氛。因此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从而显明礼。鸚鵡虽能说话，终不过仍是飞鸟；猩猩虽也能说话，终不过仍是禽兽，如果现今尽管算是人，却没有礼，虽然能说话，不也就是禽兽一样的心了吗？正因为禽兽没有礼，所以“父子”能以同一母兽为“妻”。因此圣人起来制定礼制，用来教导人民，使人民有了礼制而知道自己区别于禽兽。

【译文】

人出生后至十岁称为“幼”，得外出求学；二十岁称为“弱”，行冠礼；三十岁称为“壮”，成家室；四十岁称为“强”，当谋事；五十岁称为“艾”，治政务；六十岁称为“耆”，只是指导和使唤

礼宜从俗

他人；七十岁称为“老”，就把家事传交给子孙去办了；八十岁、九十岁称为“耄”。七岁称为“悼”。七岁的儿童和八九十岁的老人即使犯了什么过错，都是可以原谅的，从而不施加刑罚。一百岁称为“期”，就由人供养。大夫七十岁时就把他的政事交还给君王，准备告老还乡。如果没有告老，就必定赐给他几和杖。如果要出外办事，就由妇人随行照管生活。如果去各处巡行，就乘坐安车。他可以自称“老夫”，但在本国朝廷上仍自称名字。去别国访问，一定要把那一国的制度告诉他。



曲礼下 經

QULIXIA

【原文】

凡奉者当心，提者当带。执天子之器则上衡，国君则平衡，大夫则绥之，士则提之。

凡执主器，执轻如不克。执主器，操币圭璧，则尚左手，行不举足，车轮曳踵。立则磬折垂佩。主佩倚则臣佩垂，主佩垂则臣佩委。执玉，其有藉者则裼，无藉者则袭。



八子观灯

【原文】

国君不名卿老世妇，大夫不名世臣侄娣，士不名家相长妾。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称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称曰嗣子某，不敢与世子同名。

君使士射，不能，则辞以疾，言曰：“某有负薪之忧。”侍于君子，不顾望而对，非礼也。

【译文】

凡是捧东西的要与心胸的位置齐平，提东西的要与系带的腰部齐平。拿天子的器物，就要高过胸口；拿国君的器物，就和胸口平；拿大夫的器物，就低于胸口；拿士人的器物，提到腰际就可以了。

凡是拿着主人的器物，即使拿轻的东西，也要像拿不动的样子，小心而又恭敬。拿着主人的器物、玉帛，就要左手在上，右手在下；行走不抬高脚，要像车轮辗地那样拖着脚跟走。站立要上身微向前倾，就像石磬那模样，让腰中佩玉悬垂下来。主人直立，腰佩倚靠着身体，那么臣子要让腰佩悬垂下来；主人腰佩悬垂下来，那么臣子要让腰佩垂到地上。拿着玉器时，如果是垫着束帛的玉器，就要袒露出里面的衣服；如果是没有垫的玉器，就要披上外衣。

春田围泽



【译文】

国君对上卿、世妇不称呼他们的名字。大夫对世臣、侄娣不称呼他们的名字。士人对家相、长妾不称呼他们的名字。国君、大夫的儿子，不能自称为“余小子”。大夫、士人的儿子不能自称为“嗣子某”，不能和太子同名。

国君让士人射箭，如果不能射，就要用有病来推托，说：“某人有负薪之病。”侍奉君子，如果不能察言观色来对答，就要失礼。



仁君勤政

【原文】

君子行礼，不求变俗。祭祀之礼，居丧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国之故，谨修其法而审行之。去国三世，爵禄有列于朝，出入有诏于国，若兄弟宗族犹存，则反告于宗后。去国三世，爵禄无列于朝，出入无诏于国，唯兴之日，从新国之法。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贵，不为父作谥。居丧，未葬，读丧礼，既葬，读祭礼，丧复常，读乐章。居丧不言乐，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妇女。

【原文】

大夫士见于国君，君若劳之，则还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则还辟不敢答拜。大夫士相见，虽贵贱不敌，主人敬客，则先拜客；客敬主人，则先拜主人。凡非吊丧，非见国君，无不答拜者。大夫见于国君，国君拜其辱。士见于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国始相见，主人拜其辱。君子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则答拜之。大夫于其臣，虽贱，必答拜之。男女相答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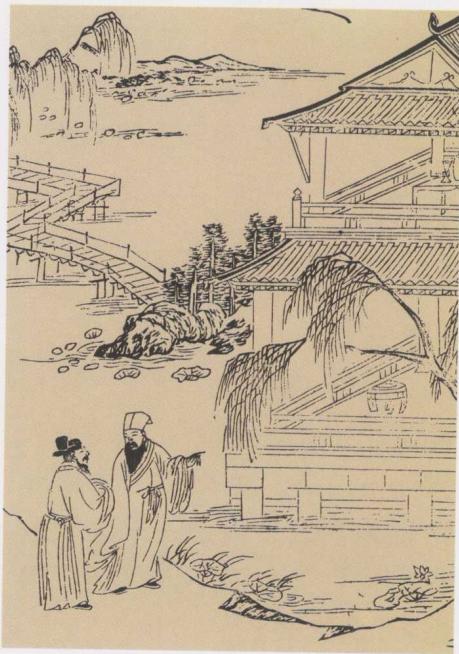
【译文】

徙居他国的君子，行礼时不可以改变原来的礼俗。祭祀的礼仪、居丧的服饰、哭泣死者的位置，都要像自己国内的原样，谨慎地遵循那些法度，而且仔细地实行它们。离开祖国已有三代，但他的族人还有在朝廷上做官的，如果有喜事丧事，应当和原来国家卿大夫往来出入，互相赴告。如果他的宗族兄弟还在，自己有喜事丧事，也应当回去告诉族长的后人。离开祖国已有三代，他的族人没有在朝廷上做官的，如果有喜事丧事，就不必和原来国家卿大夫往来出入，互相赴告。但是要等到自己做了新国的卿大夫后，才可以依从新国的礼仪法度。君子在父亲过世后不可更换名字；父亲过世后，即使从士人、庶人一下子成了诸侯，也不必为父亲定美谥。居丧时，还没有下葬，要研究丧礼；下葬后，要研究祭礼；丧期结束，恢复正常生活，就可以诵读诗歌。居丧时不谈论乐事，祭祀时不谈论凶事，公庭上不谈论妇女。

【译文】

大夫、士人到国君那儿去进见，如果国君亲自慰劳他，就得还身避开，要两次跪拜并叩头至地。如果国君来迎接先拜，自己也要还身避开，并且不敢回拜。大夫、士人相见，虽然彼此贵贱不相对等，但是主人尊敬客人，就可以先拜客人；客人尊敬主人，就可以先拜主人。凡是不属吊丧、不属进见国君的，没有不回拜的。来聘问的大夫到国君那儿去进见，国君要拜答他的来访。士人到大夫那儿去进见，大夫要拜答他的来访。同国之人在初次相见时，主人要拜答对方来访的情谊。国君对于士人，不回拜；如果不是自己的臣下，那就得回拜他。大夫对于自己的家臣，虽然家臣地位卑贱，也必定要回拜他。男女间要相互回拜。

贤隐点谜





檀弓上 經 TANGONGSHANG

【原文】

公仪仲子之丧，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闻也。”趋而就子服伯子于门右，曰：“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孙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子游问诸孔子，孔子曰：“否！立孙。”

【原文】

事亲有隐而无犯，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致丧三年。事君有犯而无隐，左右就养有方，服勤至死，方丧三年。事师无犯无隐，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心丧三年。

【原文】

季武子成寝，杜氏之葬在西阶之下，请合葬焉，许之。入宫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来，未之有改也。吾许其大而不许其细，何居？”命之哭。

【译文】

公仪仲子家办丧事时，檀弓免而吊。仲子舍弃他的嫡孙而立庶子为丧主，檀弓说：“为什么呀？我从前还没听说过呢。”他快步走到门右边问子服伯子：“仲子舍弃他的嫡孙而立庶子作丧主，为什么？”伯子说：“仲子恐怕也是按古时的规矩做的。从前周文王舍弃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弃他的嫡孙腯而立衍。那么仲子所行的恐怕也合乎古道。”子游向孔子请教这件事，孔子说：“不对！应立嫡孙。”

【译文】

侍奉双亲，要委婉地规谏双亲的过失，不要生硬地指责。要近在身边周到服侍，直至去世，极其哀痛地守丧三年。侍奉国君要无顾忌地直谏，不要隐瞒。在左右侍奉的要各司其职，竭力服侍到去世，比照父母去世守丧三年。侍奉老师，不要生硬地指责，不要隐瞒。要在身边周到服侍，直到去世，身虽可不穿孝服，心中要哀痛地守丧三年。

【译文】

季武子建成一座住宅，杜氏的墓在西阶之下。杜氏后人请求季武子允许合葬，季武子同意了。杜氏后人入宅而不敢哭。季武子说：“合葬不是古制，但自周公以来没有改变过，我允许他们合葬而不允许他们哭，是何道理？”于是让他们哭泣。

苍山素裹



【原文】

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伋则安能？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

孔子曰：“拜而后稽颡，颠乎其顺也；稽颡而后拜，倾乎其至也。三年之丧，吾从其至者。”

【原文】

子游问丧具，夫子曰：“称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恶乎齐？”夫子曰：“有，毋过礼。苟亡矣，敛首足形，还葬，县棺而封，人岂有非之者哉？”

司士责告于子游曰：“请袭于床。”子游曰：“诺。”县子闻之曰：“汰哉叔氏，专以礼许人。”

山阁晴岚

**【译文】**

子上的母亲去世，子上不服丧。门人向子思问这事说：“从前先生的父亲不是为出母服丧的吗？”子思说：“是的。”“先生不让孔白服丧，为什么呢？”子思说：“从前我父亲并没有违背礼。依礼，该提高规格的就提高，该降低规格的就降低，我怎么能做得到呢？作我的妻子，她就是孔白的母亲；不是我的妻子了，她也就不是孔白的母亲了。”所以孔氏不为出母戴孝服丧，是从子思开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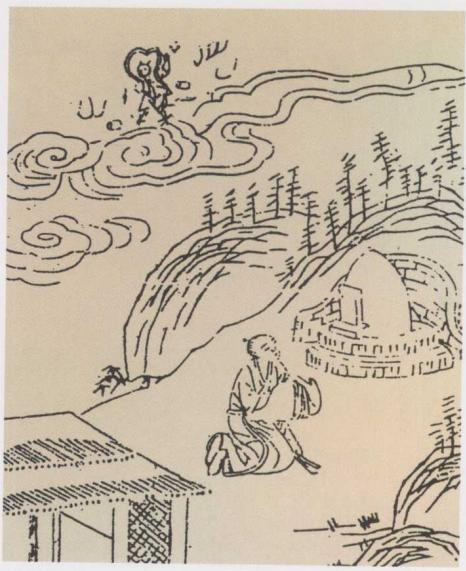
孔子说：“先跪拜参加丧礼的宾客，再俯首以头触地宣泄内心的哀痛，这是合于丧礼的规定。先俯首以头触地再拜宾客，就是哀痛而诚恳到极点的表现。守丧以三年，我遵从反哭而吊的周礼。”

【译文】

子游请教丧葬用具之事，夫子说：“要和家计丰薄有无相称。”子游说：“家计丰薄有无不同的人家要各办到什么程度才合适呢？”夫子说：“家中有钱不可越礼厚葬；如果没有钱，只要衣衾可以遮体，殓毕即葬，用绳子拉着棺木下葬，哪里会有人责备他呢？”

司士责对子游说：“请允许我在床上为死者穿衣。”子游说：“可以。”县子听说这件事后说：“叔氏太自大了，自作主张，拿礼许诺别人。”

孔庙牌坊



事亲之丧



檀弓下

經
TANGONGXIA

【原文】

君之嫡长殇，车三乘，公之庶长殇，车一乘，大夫之嫡长殇，车一乘。

公之丧，诸达官之长，杖。

君子大夫，将葬，吊于宫，及出，命引之，三步则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五十无车者，不越疆而吊人。

【原文】

季武子寝疾，娇固不脱齐衰而入见，曰：“斯道也，将亡矣。士唯公门说齐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丧也，曾点倚其门而歌。

大夫吊，当事而至，则辞焉。吊於人，是日不乐。妇人不越疆而吊人。行吊之日不饮酒食肉焉。吊于葬者必执引，若从柩及圹，皆执绋。丧，公吊之，必有拜者，虽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吊曰：“寡君承事。”主人曰：“临。”君遇柩于路，必使人吊之。

大夫之丧，庶子不受吊。

【译文】

国君的嫡子在十六至十九岁时夭折，葬礼用三辆遣车。公的庶子用一辆，大夫的嫡子也用一辆。

公的丧事，凡由国君直接任命的官吏，都要持丧杖。

国君对大夫的丧事，在葬前先到殡宫吊丧。柩车离开殡宫时，孝子拉住柩车号哭，不忍柩车离去。国君命人拉柩车，拉三步就停下。像这样共三次，国君离开。在柩车朝庙时也如此，孝子哭踊致哀的地方也如此。

五十岁而无车可坐的人，不可远道越过疆界去吊丧。

【译文】

季武子卧病在床，娇固正在服丧，不脱齐衰就进去探问，说：“士人只在进公门时才脱下齐衰，这种礼仪如今快消亡了。”武子说：“这不是很好吗？君子就是要彰明礼的细微之处。”季武子死时，曾点倚在自家门唱歌，以表示自己与季武子无所干涉。

大夫去吊丧，正当丧主忙于殡殓等事时，不出迎，只派人说明，请少待。向人吊丧，这天不得奏乐。妇人不越过疆界去吊丧。吊丧的日子不得饮酒吃肉。举行葬礼时去吊丧，一定要拉柩车。如果随柩车到墓穴，都要执绋帮助下葬。

诸臣之丧，如果国君来吊，吊后，主人当亲往拜谢。如果没有主后，则使亲戚往拜，如果亲戚也没有，那么朋友、同州同里的人或丧家典舍之人往拜也可以。国君吊丧，命传话人传话：“寡君来助办丧事。”丧主说：“谢辱临之重。”国君在路上遇到柩车，一定要派人过去慰问。

大夫的丧事，庶子不得接受慰问。

烟江远眺



岩关古寺





《神仙起居法帖》

【原文】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原文】

鲁人有周丰也者，哀公执挚请见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问焉。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于民也？”对曰：“墟墓之间，未施哀于民而民哀；社稷宗庙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会而民始疑。苟无礼义忠信诚意之心以莅之，虽固结之，民其不解乎？”

丧不虑居，毁不危身。丧不虑居，为无庙也；毁不危身，为无后也。

【译文】

孔子经过泰山旁边，有个妇人在墓地哭得非常哀痛。夫子凭轼肃立，听着她的哭声。然后派子路去问她，说：“听您的哭声，像是有双重的哀痛。”妇人回答说：“是的。以前我公公死于虎口，我的丈夫也死于虎口，现在我的儿子又死于虎口了。”夫子问：“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妇人说：“这里没有繁重的徭役和赋税。”夫子说：“弟子们好好记住，繁重的徭役和赋税比老虎还厉害呀！这就是‘苛政猛于虎’。”

【译文】

鲁国有一个叫周丰的人，鲁哀公要带上礼物去拜访他，他却说：“不行。”哀公说：“那我就不去了。”派人去请教他，问：“有虞氏没有教人民要诚信，而人民却信任他；夏后氏没有教人民要恭敬，而人民却敬重他。他们是用什么法子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敬重的呢？”周丰答道：“在先民的废墟和祖先的坟墓上，没有人教人民要哀痛而人民自然哀痛；在神社和宗庙里，没有人教人民要肃敬而人民自己会肃然起敬。殷人要人起誓，人民才懂得背叛；周人要会盟，人民才起了疑心。如果没有礼义、忠信、诚实之心，却去统治人民，即使把他们牢牢地绑在一起，他们不还是会瓦解吗？”

办丧事不能为了厚葬而考虑毁家，哀伤悲痛不能损伤身体。不能为厚葬而毁家，是因为家没有了，宗庙也不能独存；哀伤悲痛不能损伤身体，是因为自己如果有亡身之危，也就没有继承人了。

银装秀野





王制

WANG ZHI

【原文】

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视公侯，天子之卿视伯，天子之大夫视子男，天子之元士视附庸。

【原文】

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国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国之卿，倍大夫禄，君十卿禄。

次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其中有中士下士者，数各居其上之三分。

【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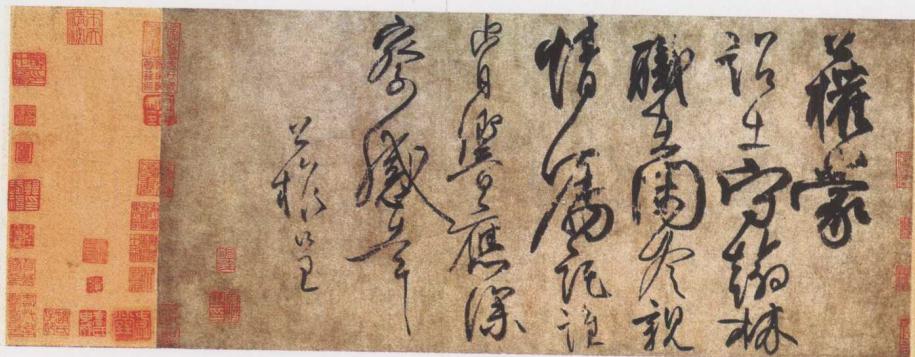
王者制定俸禄爵位的方法，分公、侯、伯、子、男，共五等。诸侯的上大夫或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共五等。天子的禄田方圆千里，公、侯的禄田方圆百里，伯的禄田方圆七十里，子、男的禄田方圆五十里。如果不能相当于方圆五十里的，就不直辖于天子，而附属于诸侯，称为“附庸”。天子的三公，他们的禄田比照公、侯，天子的卿就比照伯，天子的大夫就比照子、男，天子的元士就比照附庸。

【译文】

颁禄规定：农田以一百亩为一单位。一百亩地供养人数的比率是，上等肥沃的农田可养活九人，二等的农田养活八人，三等的农田养活七人，四等的农田养活六人，五等贫瘠的农田养活五人。凡是在官府做事的平民，他们的俸禄依据这情况来区分等差。大国诸侯的下士俸禄比照上等田能供养九人的情况，足以能弥补他因服公务不能耕种的损失。中士的俸禄是下士的一倍，上士的俸禄又是中士的一倍，下大夫又是上士的一倍，卿的俸禄是大夫的四倍，国君的俸禄是卿的十倍。中等国家的卿的俸禄是大夫的三倍，国君的俸禄是卿的十倍。小国的卿的俸禄是大夫的一倍，国君的俸禄是卿的十倍。

中等国家的上卿，他的卿位相当于大国的中卿，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上卿，他的卿位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中卿就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下卿就相当于大国的下大夫。至于士的职位，中等国家、小国的中士、下士，他们只相当于上一等国家的第三位士的职位，比如中等国家的中士相当于大国的下士，小国的中士相当于中等国家的下士。

《蒙诏帖》





和美之家

【原文】

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名山大泽不以封，其余以为附庸间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国。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名山大泽不以盼，其余以禄士，以为间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之元士，诸侯之附庸不与。

【原文】

天子百里之内以共官，千里之内以为御。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译文】

四海之内共有九州，每州方圆千里，每州内建方圆百里的国家三十个，七十里的国家六十个，五十里的国家一百二十个，共有二百一十个国家。名山大川不分封给诸侯；其余的土地可以作为诸侯的附庸，或供给没有封地的士人俸禄用的闲田。这样的州有八州，每州有二百一十个国家。另一州是天子的畿内，其中方圆百里的国家有九个，方圆七十里的国家有二十一个，方圆五十里的国家有六十三个，共有九十三个国家。名山大川也不分封给公卿大夫；其余的土地就用作供给士人俸禄的闲田。九州共计为一千七百七十三个国家，天子的元士、诸侯的附庸不算在内。

【译文】

天子用百里之内的田赋收入供给没有采地的官员俸禄，用千里之内的田赋收入作为自己日常生活费用。在王畿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为一“属”，属有“属长”；十国作为一“连”，连有“连帅”；三十国作为一“卒”，卒有“卒正”；二百一十个国作为一“州”，州有“方伯”。八州，共有八个方伯，五十六个卒正，一百六十八个连帅，三百三十六个属长。八个方伯各自统辖自己的属下，直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为左右两部分，这两人便是左右二伯。千里以内供给天子日常生活费用的地方称“甸”；千里以外，近的地方称为“采”，远的地方称为“流”。

诸侯封邑

